

二〇一二年春时，在书房翻阅昔日相册，见到四个难友青春时的遗照。悲楚难耐之际，便有了这篇文章出炉。

前几年，中秋佳节滞留于南京时，本想去看看秦淮河的。南京的友人说，全运会要在南京开幕，沿岸正在装修，你在那儿只会看见立在河边的脚手架。于是，我在八月十五的黄昏时分，与友人登上了长江之畔的燕子矶。之所以我们选择了黄昏，而不是早晨——我希望在那儿能看上一眼月照长江的风景，以不负一年一度的中秋。

昔日，我从重庆朝天门登船沿长江而下时，在客轮上曾为南京的燕子矶而动容。燕子矶不算高，它三面临水，一边靠岸，像兀立于江边的一个石岛；其石岛中间凹陷两边上扬，状若一只展翅欲飞的飞燕，故而得名燕子矶。它在万里长江上有“第一矶”之美称，因当客船驶过此矶石时，船上旅客无不踮首相望。当时我就立下宏愿，如有机会在南京驻足，当去秦淮河和燕子矶访古抒怀——因为史书中记载：康熙、乾隆在巡视江南时，都曾在这儿放舟戏水；诗仙李白留下误把南京燕子矶下的长江当成酒泉之传说。传说中的李

一个铁铸的巨狮，呼吸着河北人的骄傲，活跃在民谣里：“沧州狮子景州塔，正定府的大菩萨。”铁狮子不只属于河北。神州风物，华夏国宝，总讲到这里，便如数家珍。它的虎然吼姿，它的风雨铁色，都在每个传说它的人心中默演着故事。

老远跑去看它，就是要走进腹稿早已成熟的故事中。

铁狮子并不睬来访者。它踞两米高台之上，昂首向远，只管它的千年一吼，那诞生于公元九百五十三年的长吼。这一吼，由四十吨黑铁铸就。这一吼，成就了世界冶金史上先拔头筹的壮举。农耕时代的工匠们，变魔术似地，干了工业时代的活计。没有高炉厂房，没有连铸设备，有的只是能够创造奇迹的聪明。

巨大的泥模，是分节垒范成型的。煮着金星的铁水，一锅又一锅地浇上去，灌进去。那一刻，将金属块熔为桔色浆汁的人，抬着火擎着火驱着火迫着火的人，吆喝着指挥着将火汇为不歇倾泉的人，同声呼唤的是流动，流动，火的流动，铁的运动。筑土堆山，将只言片语挥洒为鸿篇巨制，全靠这流动。铁水就范泥土的凝滞，毁掉那朴素泥土中包裹着的辉煌，是极容易的事。而人们，到底还是有办法调动铁的火的灵性，去充实实地填满铸模，去凸现狮的每根毛发、每一个花纹。砂眼不多，气孔也少，完美的成功。

从此，那火热的时刻冷却为永恒，于凝固中飞扬着流物的韵律。形之于铁的雕塑的艺术，雄狮高五米半，披了绣花障泥，驮了仰莲圆盆，若奔突若怒吼的样子，栩栩如生。它中空的腹腔还铸满了《金刚经》——当明代的北京人第一次撞响铸着经文的永乐大钟，说一句敲钟声如诵经声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锦心绣口”的沧州狮几百年。

铁狮开始做沧州的荣誉居民，以它的风采。

中国本无狮。张骞通西域，通来胡瓜、葡萄与石榴，也通来了狮子。汉代人视其为神物，《后汉书》一概记为“师子”，后来才配“𧆚”作偏旁。历代雕狮铸狮多，装饰趣味渐占上风，使得想象中神兽的凶悍，又在想象中慢慢地消融掉了。大师小狮，变成大师

心香一瓣

白，在燕子矶醉酒之时，要跳进长江中拘酒，被共饮的友人拉住了衣襟。从此，李白饮酒时坐着的那块石头，得名“酒樽石”。

可是当黄昏时分，我们攀登上矶石时，这种孟浪情怀却被一扫而光。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块高高的石碑耸立矶石之畔。走近碑前一看，这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碑，碑前摆放着后人缅怀前人的追思历史的各色鲜花。历史记载：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日本攻占南京之后，开始了血腥的屠城。在三十多万死难者中间，有五万多个冤魂死于燕子矶下。当时，这些如惊弓之鸟的平民百姓，想从燕子矶登船北渡过江，以逃离日本人的屠城之劫；但没有想到的是，受到日本江中舰艇的拦截。他们机枪疯狂地向这些渡江之舟扫射，结果是几万国人的鲜血，染红

少师的符号。分等级的社会，甚至规定出石狮、铁狮、铜铸鎏金狮头上卷鬃落——螺髻的数目，一品官员府第门前石狮可雕螺髻十三个，一品官阶之下依级递减，三级以下门前摆石狮就是僭越的罪过了。踩着绣球的、逗着幼崽的石狮，双把把门，更像礼迎宾的角色。狮性退化，几乎成了狮子狗儿。沧州狮则不然。它葆着兽王本色，不蹲不坐，行姿动态似乎还在渴望百米冲刺，逐鹿猎狐。它不故作三缄其口的深沉状，仍那般敢怒敢吼。它不屑为一门一户看家护院，志在镇守一方的平安。来到它面前的人会说，伴铁狮子阅古历今，是沧州人的群体意识。

铁狮做沧州的荣誉居民，自有它的神奇。汉明帝梦金佛，梦来了洛阳白马寺前驮经卷的白马，也梦来了普贤，文殊二菩萨。普贤驮象，在普贤的道场峨眉山，“象池夜月”成了胜景。文殊骑狮，五台山的文殊寺俗称“狮子窝”。文殊最大的坐骑在哪里？在沧州。沧州因此分享了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灵光。

初的寺庙已无，寺前铁狮仍在。狮的传说仍在。铁狮名叫“镇海吼”。相传，当年海龙兴风作浪，水淹村庄，菩萨救苦救难，放出坐骑，一场昏天黑地的恶斗，狮降龙，赢得了日朗风清海静。“镇海吼”的威慑力，能辟邪，能驱恶，那是百姓们安居乐业的祝愿，借熔炉泥范代言，铸出的神威。

沧州人珍惜铁狮做这里的荣誉居民。

因为有了铁狮，此沧州越发区别于彼沧州——杜甫诗中“吏情更觉沧州远”，那古代隐士的精神家园。古诗里的沧州，被虚拟得如同海上仙山飘渺境。对“乌托邦”的这一版本，沧州含笑说不。沧州人直面人生的爱与憎，已然凝为钢筋铁骨的狮，风风雨雨也难磨灭。生活中难免有丑恶，有沟沟坎坎，有英雄落难草料场，但更有林冲的一把火，有人心向善，有天下太平的期盼，和属于正义的民心。中国，河北，沧州把铁狮作为向人类正义的赠礼，请世界倾听这个城市的发言。

因为铁狮，沧州城又叫狮子城。

## 燕子矶祭古

从维熙

了燕子矶下滔滔的长江水。

离开大屠杀纪念碑后，我的内心并没轻松下来——因为我们登上矶石的另一翼时，又看见一块劝诫碑。此碑并不太高，但碑文上边刻着“想一想，死不得”六个扎眼的大字。友人告诉我，这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晓庄师范任教时的题字。不用友人贅言，我也猜想得出来：旧中国因贫穷落后，人的生命轻如草芥，一些人因厌世而寻绝路，这儿无疑是个不错的地方，只要登上矶石，闭上双眼身子向后一仰，便跌入波涛滚滚长江之中了。

真是事与愿违，我本来想来这儿潇洒一番的，想不到被这两块石碑搅得七零八落。奈何？这是中国历史刻在燕子矶上的悲怆影像。

友人见我面色沉郁，忙把我从醒世碑旁拉开，让我登上矶石巅峰，波涛滚滚的长江，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此时，正值落日西沉，霞光染红了宽宽的江面，客轮、游船、挖沙船，捕鱼船，同时穿梭般地往来于火红的长江之上。其中最令人心动的，是燕子矶下一艘供游人游览长江的快艇，正像脱弦之箭驶向了江心。艇尾留下长长的水纹，搅碎了映在江水

中的晚霞，艇上两个身穿杏红色救生衣的年轻人，看见了站在矶石峰顶上的我们，便挥动起手臂连连向我们招手致意。待我俩以手臂回应时，那艘快艇已然沿江远去，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中，它如同一只远飞的小小萤火虫，跳跃飞舞于长江之中，直到在它的身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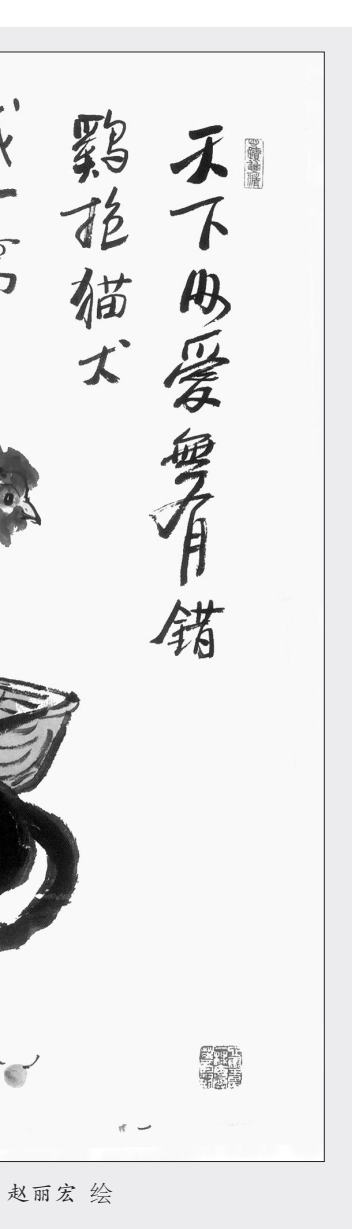
但是当快艇消失之后，那江心跳跃着的火红晚霞，又如同像浓郁的血色一般，立刻淹没了我的心田。之所以如此，那长江中的血色，让我联想起了昨天登雨花台时看见的那座烈士纪念碑。有那么中华巾帼须眉的血肉之躯，为了缔造新中国前仆后继走向断头台。加上日本屠城金陵，南京可以称得上中国都市中的一座悲情城市。这是国人都知道的事情。还有一些国人并不知道

的悲情往事，也发生在南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九七〇年七月，当“文革”进入疯狂年代，与我同在一条大炕上睡过觉，与我同时修理一个地球的四个老“右”，为生计到南京来谋生时，也被当成反革命枪毙于南京了。他们的名字是：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昔日他们分别来自北京



燕京大学、北京轻工业学院、武汉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但在一九七〇年的南京，却成了飘渺于天际的冤魂。虽然到了一九八〇年，一纸告示宣布为错判，但人已然不能死而复生，而化作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

古人留下“见景生情”这句古语，真是千真万确。昨天，我与南京文学界的友人陈辽、赵本夫、徐兆淮、毕飞宇，欢聚于江宁的翠屏山宾馆时，还沉溺于畅饮之中；今天燕子矶上的两块历史碑石，让我全然没了游兴，如同一个陷入人生迷宫的行者，久久找不到迷宫的出口。陪同我来燕子矶的友人，听我讲述了四个难友的往事之后，也被我的心绪所感染，他匆匆到花店里买回来几束鲜花，有红色的玫瑰，有白色的百合……他说：“中国这棵参天大树，它每个的成长年轮中都蕴藏着英灵的形影；让‘我们’在这中秋佳节，用鲜花祭祀我们远古和近代的英雄吧！”我们没有把鲜花置于历史纪念碑前，而是登上了燕子矶的制高点，站在古代诗仙李白醉饮的石樽上，让一束束鲜花变成纷飞的花雨，撒向了滚滚东流的长江……



天下母愛無有錯(國畫) 赵丽宏 绘

这个标题不是我起的，我是从铁凝那里偷来的。在前不久举行的“古县牡丹杯”二〇一一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颁奖典礼上，铁凝主席以获奖作家的身份委托评委会向大家转达了问候和感谢，并发来贺信。铁凝说：“人们有时会把写小说称为‘作小说’，但很少听到有人把写散文说成‘作散文’。也许散文的不可制作性确立了它的难度，散文需要智慧、诚恳、真性情。我是在做人生的学徒。作为一名写作者，散文是对我的情怀与文字的终身磨砺。当我学写散文时，我以为我是在做人生的学徒。”

这段话确实很精彩。作为从事散文研究多年，特别是对铁凝散文进行过专门研究的本人，我对这段话有着深刻的理解。关于散文的不可制作性，铁凝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散文集《草戒指》自序中就表述过。我当时的理解是，散文的内容要真实，要体现自己的真实情感。而经过多年的研究，尤其是当自己也有了一定的散文写作经验后，我就越发觉得铁凝所说的“散文的不可制作性”有着先见之明。因此，我在很多的散文讲座、座谈中，多次提醒那些热心散文的写作者，千万不要以为散文好写，更不要以为那是在做作文。

散文不是作文。作文的重要意义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把一个命题叙述清楚。作文的高端，才开始涉及表现手法和思想的挖掘。可以说，作文的高端是散文的初始。但我们从大量的散文写作者写出的作品看，他们大都还停留在做作文的中高端。我们从书店中看到的许多的《中学生作文选》，为什么很少吸引成年人阅读呢？主要的原因是思想的浅显和文字的学生腔。至于个别优秀的作文，即使放到成年人写的散文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有的还有可能是非常优秀的散文。

作文和散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作文往往是命题作文，是老师要求必须写的，甚至规定了字数、时间，属于被动写作；而散文则是作者自愿的自由的写作，其写作的动因是生活中的某一个节点被激活，让你不得不叙述、思考、议论、抒情。没人给你规定时间、字数，甚至发表与否都无所谓。前者是从概念出发，后者是从生活出发。这就叫不难理解“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经典的文艺语录了。

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当我

看到铁凝说出“我是在做人生的学徒”这句话，我就感到强烈的共鸣。对于作家而言，你的创造再充满想象、智慧，你也不会如生活给予我们的内容更丰富。所谓生活，首先要考虑生，人只有拥有了生命才能很好地活着。活着需要质量，光能呼吸、吃饭、睡觉，那不是真正的活着。人只有思想活着，才算是真正的活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着对世界发现、思考的本事。谁也不要说你是造物主，谁也不要说你对世界早就考虑了，在世界、生活、人生面前，我们永远是微小的。我很喜欢“学徒”这个词，人只有想学手艺，才去找师傅当学徒。写作很神秘，它的神秘

在于我们一直有很多未知。即使你今天知道了许多，对于明天发生什么，我们仍然无法判断。然而，我们也不能因为其神秘，就变得无所适从。如果假设写作是一门手艺，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规律的老师。而你真正的老师、师傅，只能是生活，是人生的悲欢离合。

那么，拜生活为师，是不是把生活如实地记录下来就是艺术呢？当然不是。铁凝说，散文的不可制作性决定了它的难度，散文需要智慧、诚恳、真性情。我理解为，作家首先要尊重生活，然后才根据自己的眼光、性情去发现、感觉、体

验生活。在这里，智慧不仅是如何发现生活的亮色，更重要的是如何表现生活。如果有人把比喻、夸张、抒情、描写等看做是文学的制作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艺术就是要表现，就是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活没有表现，哪里还会有艺术。四五十年前，著名戏剧导演石挥就曾说过：“艺术家要比人民高一点。”这里说的高一点，并不是工资待遇、社会地位，而是指对生活、人生的认识程度。假如你的认识程度还不如人民群众，那你这个艺术人民群众肯定不欢迎。艺术家的创造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更不是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出来的。聪明的艺术家往往会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总结集体的智慧，化成自己的智慧。这种不断地从我走向我们的转化过程，就是艺术的不断的创新过程。由此，也就真正理解铁凝为什么会说“作为一名写作者，散文是对我的情怀与文字的终身磨砺”那样的话了。

世界杂谈

## 雷雨交加道繁漪

孙盛华

繁漪上过私塾，又“受过一点新的教育”，这不仅使她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也丰富了她的感情，开阔了她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使她具有了较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条件。繁漪没有自由却渴望自由，生活单调却憧憬美好。对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时，她绝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为此她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可以违心地把自己置于极端屈辱的地位——要求周萍把她带走，甚至日后可以叫四风一起来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当她看到周冲眼睁睁看着四风要与周萍离家出走而毫无行动时，她会歇斯底里地骂自己的儿子。

繁漪在周宅这座牢狱里是个受囚禁者，其外表哀怨乖戾，然而在心底却涌动着炽热的暗流，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对自由的追求。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当生活的大门给繁漪打开一丝混沌的希望

后，又毫不迟疑地关闭时，她不顾一切地反抗周朴园，客观上反抗那以双倍的力量压迫自己的封建传统及礼教。

虽然繁漪对周朴园的反抗，带有个性解放思想跟封建专制斗争的性质，具有较积极的社会意义，可是繁漪性格中的封建性，使她的反抗不得不带有旧式女人的痕迹，具有软弱无力的特点。她渴望挣脱专制社会的牢笼，却又不得不屈服于这个社会，始终在矛盾与痛苦中无望地挣扎。作为周公馆的叛逆者，繁漪的反抗是畸形的，病态的，把个人解放和幸福自由的希望寄托于软弱的周萍，而周萍对于繁漪的感情本就不足以跟这个世界对抗作战。

“雷雨”的世界，是一个令人灵魂战栗的世界。曹禺借繁漪的死去，可是繁漪是耀眼的闪电，刺破了漠漠长空的黑暗，折射出不畏强权、争取自由、宁死拼斗的绚丽光彩。正是这些，才把她与那些默默忍受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一大群妇女区分开来，显出一丝耀眼的锋芒。